

西南邊疆各期目錄

創刊號

國防後方的四川

胡煥庸

孟定——滇邊一個瘴區的地理研究

凌純聲

雲南金河上游之地文與人文

熊秉信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

楚圖南

論 POLLARD SCRIPT

日 宥

調查西南民族語言管見

吳宗濟

雲南西部雙夷民族之經濟社會

江應梁

班洪風土記（上）

方國瑜

書評

西藏情歌

華 雨

羌戎考察記

落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才

第二期

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

凌民瓊

孟治關連公雞麻鉛銀鑛廠

何 塘

一個原始農業生產的邊區——車里

張鳳岐

雙夷民族之家族組織及婚姻制度

江應梁

西南民族語文教育芻議

芮逸夫

拼音文字與雲南邊民教育

吳宗濟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二）

楚圖南

班洪風土記（下）

方國瑜

第三期

戰時邊疆移民事業

鄒序儒

交通革命中之雲南

胡煥庸

思茅瘴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

后晋修

瘴癘與雲南人口

張鳳岐

雙夷歷法考源

董彥堂

湘黔夷語綴拾

馬學良

西南極邊六縣局概況

彭桂壻

書評

NUNG LAGAGF

宥

第四期

廣西省之現勢

張其昀

雲南之小麥與麵粉

徐季吾

雲南水利問題

丘勤寶

馬可波羅雲南行紀箋證

方國瑜

雲南鐵道建設問題的商榷

周光倬

滇越之物產與交通

單翼泉

四川研究資料簡目

袁 著

第五期

今後抗戰之西南經濟基礎

張其昀

雲南水利問題（續）

丘勤寶

滇緬叙昆二鐵路之軌距問題

茅榮林

昆明與騰衝之氣候

王文翰

雙江的茶業

彭桂壻

雲南西南緬寧

震 聲

第十二期

西南邊疆

論著

近週期日斑與昆明氣候

陳秉仁

滇緬沿邊問題

張印堂

粵北山排住民(僑)之探討

胡耐安

雲南土民的神話

馬學良

大理三處廟碑記

楚圖南

雲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

方國瑜

盤溪回教訪問記

盧振明

保江紀程

陶雲達

900-57/403

近週期日斑與昆明氣候

(中國天文學會第十六屆年會論文)

陳秉仁

一、緒言

太陽斑點之盛衰，確與地面氣象各要素，有相當關係，曾經海內外學者之論定，多謂日斑增減，與氣象要素之變遷，關係複雜，隨時隨地而不同，應就各處特別狀況，分析研究，或能發見變化顯明之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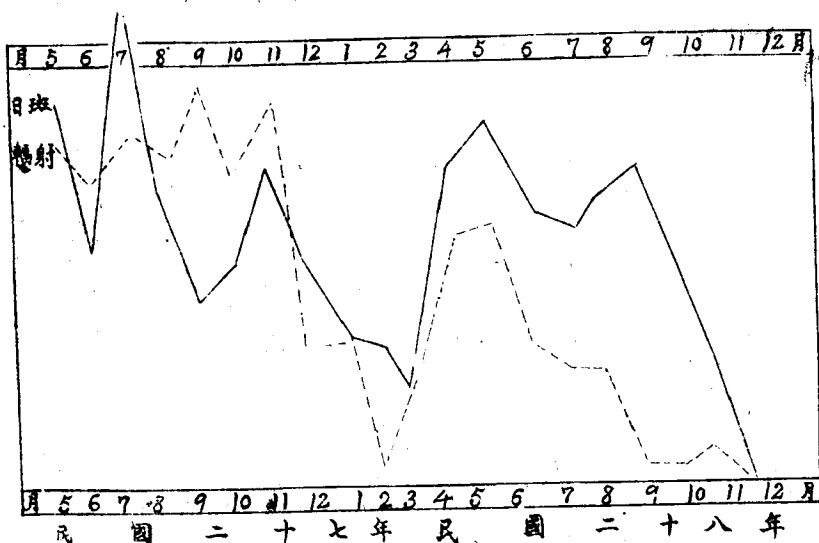
近一週期內，自民國二十六年以後，日球表面，異常擾亂，為六十年來所罕見，人類生活，特狂憤不安！世界氣候亦多遽變，際此時地，頗增研究興趣。

日斑在日面之位置中偏，面積大小，羣數多少，及輻射強弱，影響各地氣象要素，既不單純，僅就各年月之平均概數，綜合比較，結果自難精密；本文以民十七年至民二十八年，秉仁實測所得，依張子春先生，論廣州氣候與日斑關係例，取太陽輻射，雨量，氣溫，氣壓，最重要素，與日斑平均數值，大體比較，推求昆明一地氣候，與日斑之相對變化，作初步之研究，冀就正於本會諸先生！

二、近年日斑與日輻射之表現：

根據民國二十七八兩年，昆明省立測候所，在太華山巔，用黑白球無氣日溫計，測得結果，採其各月平均值，作日輻射變遷曲線，與日斑同月曲線相對比，如圖一：

民國二十七年 民國二十八年



圖中兩年夏季，（五六七月）日輻射曲線，與日斑曲線，姿態幾全密切，關係一致，甚屬顯明！二十七年兩曲線全部同高，二十八年兩曲線全部同低，對應表現確實；二十七年，同有兩高點兩低點，二十八年春夏，（二月至七月）同有一最低點及最高點，消長極能調和。

圖中兩年夏季，（五六七月）日輻射曲線，與日斑曲線，姿態幾全密切，關係一致，甚屬顯明！二十七年兩曲線全部同高，二十八年兩曲線全部同低，對應表現確實；二十七年，同有兩高點兩低點，二十八年春夏，（二月至七月）同有一最低點及最高點，消長極能調和。

惟二十七年九月，輻射曲線之極高點，遲於日斑曲線極高點兩月，二十八年二月輻射最低點，早於日斑最低點一月，或因雲量之故，至十二月兩曲線同一低降，復全相合，二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兩曲線變化形態，極相類似。

二十七年九月，及二十八年九月，兩曲線趨勢相反，頗不規則；又二十八年九月後，日斑遞減，等差直下，而輻射乃自五月始，漸次低降，時幅先後，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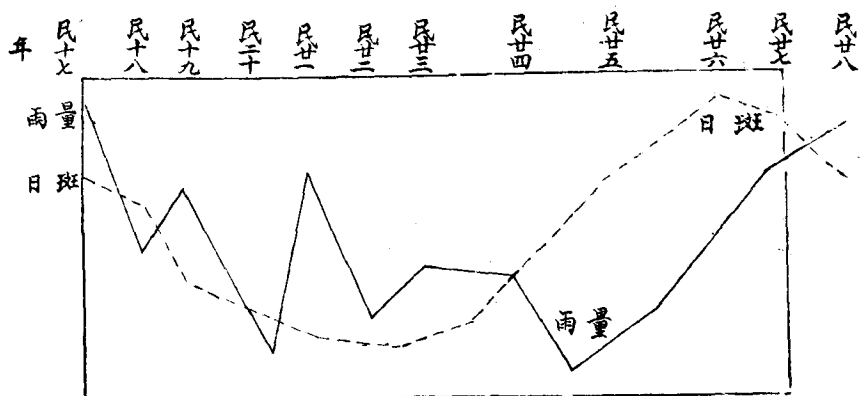
不同，但兩者大體變遷，仍有共鳴趨勢，足見昆明地面太陽輻射熱力，常隨日斑消長以變化，上圖誠深切表明矣。

三、近週期日斑與昆明雨量之關係：

日斑消長之週期，平均為十一又百分之一三年，已經証驗確實，如前週期自民國六年，日斑平均相對數 103.9，為最盛之年，至民國十七年，日斑平均相對數 77.8 亦為最盛，相距適合十一年餘。

近週期自民十七年日斑盛時，昆明雨量極多，八月大水入城市，是年雨量總計 1743.4 公厘；再十一年，即民二十八年，七月迄九月，昆明雨量又多，全年雨量得 1595.1 公厘，附近各縣，水泛成災！巧與日斑最多週期相合，頗非偶然！

雨量關係各地形勢位置，及氣象要素甚多，並不單純，茲就日斑增減年平均相對數，作成曲綫，如圖二，與昆明近十二年來，雨量總數相比較，已能表示兩者大概相關之變遷趨勢。



本週期日斑年平均之最多數，雖不在民二十八年，而在民二十六年，似不規則，但詳究十二年中各月日斑平均數，乃在民二十七年七月，且民二十八年，四五月及八九等月，日斑平均相對數，皆超越一百以上，不爲不多，是連續三年，俱係日斑極盛時，昆明在此連續三年之雨量，繼漲增高，實仍相對應也。

圖中曲線，在民十七年，昆明雨量，既隨日斑繁盛而大增，民十八及二十年，復隨日斑數衰而遞減，雖民十九及民二十一年，有不調和姿態，而大體遞降，仍有其趨勢，尤可注意者：民廿我國長江黃河各流域，同罹水災，雲南昭東一帶，泛濫空前！乃當日斑盛後之第三年，殊是年昆明雨量，反特形減少，不及歷年平均數 1162，（詳見拙著民廿水災與天氣）如物特 Walter 氏所謂，『雨量與日斑相隨增多，有一定地方及原因』，是昆明地位特殊，不能以長江流域一概論矣。

且民十九及民二十一年，昆明於此一週期中，復有兩年多雨量，乃與黑耳麥 Hellmann 教授，觀測西歐三十餘處，經五十五年之統計，『日斑變動一週內，有二次極大降水量』相符合；至民廿五年，昆明雨量又不足，與民廿年畧等，似昆明少雨之年，在日斑最多或最少之前後三年，此與歐洲日本少雨之年，恒在日斑最多及最少期之一年前後，頗相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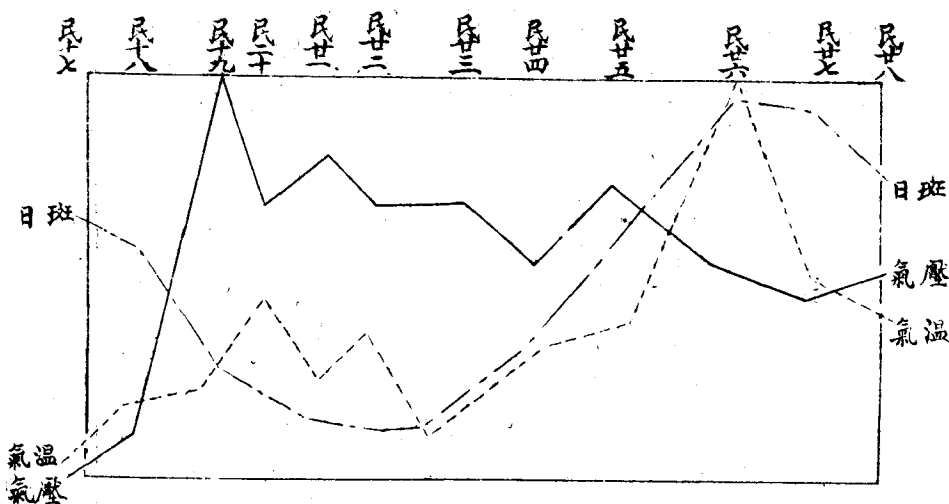
本週期日斑年平均相對數，極多在民廿六年，其前三年平均數即遞增，曲綫扶搖直上，甚形整齊，而昆明雨量最後極多，在民廿八年，其前三年總數，由最少遞增，兩曲綫同昇，確有共鳴姿勢；又民廿二年，日斑平均數最少，而昆明雨量，同較前後一年爲少，亦著兩者之調和。

四、近週期日斑與昆明氣溫氣壓之影響：

通常地面氣溫氣壓與日斑之關係，日斑盛多時，平均氣溫變低，氣壓與氣溫變化原相反，故平均氣壓變遷，應與日斑平均數相調和，此大概也。

茲就昆明近十二年間，所測氣溫氣壓各年平均値，與平均日斑消長曲綫相比較，如圖三：

圖內氣溫曲綫，當民十七至民二十年間，顯明與日斑曲綫相反應，民二十一



至民廿三年，平均氣溫，昇降遽變，雖不規則，而曲線大體，尚有對應姿態，惟民廿三廿四年，兩曲線互相平行，及民廿六年，極端最多，高峯並列，殊出常軌；其前後民廿五及民廿七年，兩曲線復有相反趨勢，似為民廿六年氣溫特高所牽制，但氣溫與日斑同增最多，而昆明雨量，不即隨之高漲者，關係複雜也。

氣壓曲線，民十七十八年，頗與日斑曲線不調和，乃與氣溫同低降，斯為特例，至民十九年，平均氣壓突變極高，與氣溫始形相反，直達民廿四年，逐年變遷，俱顯與氣溫成相反對應，而大體遞降，頗與日斑曲線，有共鳴姿態；民廿五年，益形調和，但與氣溫變化同昇，至民廿六年，轉與氣溫相反，而對於日斑，似無何種關係。

綜覽本週期全部，昆明氣壓年平均變遷，當日斑最盛之一年前或後，多紛亂無規則，至日斑消極之年，及前後三年內，則與日斑曲線相調和，且與氣溫變化相反應。

日斑多時，昆明雨量隨之而激增，同時氣溫氣壓反隨之而低降，是昆明雨量

，不純因氣溫高蒸發多所致，良由日斑盛時，大氣活動中心，特占優勢，故低氣壓發生次數增多，雷雨盛行，地面蒸發加大，反使氣溫低降，實互為因果也。

五、結 論

由上比對所得，日斑各月平均數最多之年，太陽輻射增強，昆明雨商必逾恒，氣壓氣溫俱同低，而不為相反曲線。

日斑消長一週期內，昆明常有兩次多雨年，而與少雨年相間。

昆明少雨之年，在日斑最多或最少期之前後三年。

日斑連續增多數年，則昆明雨量，亦連續遞增。

昆明水旱，少與長江流域他處從同，且有時相反。

此其大概變化相關之趨勢，若精密確定，尚待多期之考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寫於太華山巔。

滇緬沿邊問題

張印堂

值此抗戰期中，雲南已成為我國後方的重要省區，滇緬接壤的沿邊一帶，在我國後方的經濟建設上及我國對外之國際交通上尤為重要。這個有關整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地域的一切的重要既成了大家公認而不可諱言的事實，亦無向諸位贅述的必要。然其中仍不無困難之處，及應行注意之點。茲將明顯而重要者，列舉數端，以期促起諸位之注意，尤望滇籍諸君，因桑梓關係更應設法解決之，此不僅滇西一隅之福，實為全國之一大幸事也。

(一) 沿邊氣候問題 北緯二十四度半雲縣以南之河谷低壩；如孟撒壩，孟定壩，戶板壩，孟底壩，孟黑壩，鎮康壩，遮放壩，芒市壩等地，滇中人士，稱之為「夷方」，或「瘴區」，因盡為擺夷人所居，故一般人均視之為死窟，畏之若水火，故有「窮走夷方急走廠」（夷方即瘴區，廠乃沿邊之銅鐵廠），「出門要去卡斯瓦，先把老婆嫁」，（卡斯瓦即保山以南之瘴區壩地，言如去斷無生還之望）等諺語。因為有這些瘴區的種種傳說，故非至山窮水盡，率皆裹足不前。○因之滇緬邊區，人跡罕至，真象莫明。據該處土人云：瘴氣之由來，由於瘴風，其風聲色之奇異不下數十種，神秘不可言。但是近代醫學昌明，知道瘴氣不過是一種惡性瘧疾，並沒有甚麼神秘；并且瘴氣之由來，與地勢氣候等均有密切之關係，因瘧蚊之滋生，與溫度關係最大，在攝氏十四度以下，瘧蚊決無滋生之

可能，須在十六度以上，方能蕃殖，以二十四度以上爲最盛，然至三十度以上則又漸衰滅。滇緬沿邊溫度不幸常在十六度以上，故宜於瘧蚊之生長，且因地勢低下，氣候濕熱，水道不暢，故蚊蟲特多；人民又無衛生設備，故常罹惡性之瘧疾，綿延愈廣，死亡日增，人咸畏之。如雲縣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午後四時陰影氣溫爲二十一度，日光下氣溫高達二十五度，幾等於昆明夏季最高之氣溫，雲縣夏季之悶熱，於此可見。雲縣原有十五萬人口，在近五年內，因瘧疽而死亡者，在三分之一以上，城內在二十七年有四千人，當年因瘧疽而死者，即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城東二十公里之孟浪村（現名茂蘭）對內有三百戶，於二十七年一年中，死絕之人家，竟達七十戶以上。死亡多在秋冬之際，因夏季已種病源，秋深即行爆發，故臨近各縣之人民，大都不敢前往，人工非常困難。當鄙人去年十二月到達雲縣城（爲我滇最南有城垣之縣城，再南之得勝等縣均無城牆）時，見人烟甚稀少，遠不如昆明附近村鎮之繁榮，且市面人民均面黃肌瘦，十之八九，穿白帶孝，戶戶均帖藍白喪聯，景象至爲淒慘。偶有少數結婚紅聯，據聞係恐子嗣斷絕而提前結婚者。由此可見惡性瘧疾爲害之烈，確有過於洪水猛獸。滇緬間之貿易，一向限於冬季，大約均係霜降後去，清明前歸，每至雨季，無人往來！此種現象，對滇西經濟建設與滇緬貿易上影響至大，但此種障礙，可藉助於砍伐叢林，開墾荒蕪，疏通水管數澤，廣施醫藥，改良飲食起居，添增衛生設備等，而漸以消除。關於滇緬沿邊經濟啓發上，應注意之問題此其一。

（二）人工問題 滇西外移之人口，爲數頗多，每年結得黨出滾丹一路至緬甸之工作人數，約在萬人以上；多來自祥雲，鎮南，牟定，保山，昌寧，順寧等縣，皆係霜降後去，清明前歸，頗似東北開墾之初期。冀魯農民春去冬返的季節移民之情形。前往之人，多到班海充礦工，或任休木修路及建築等土木工作，當時每人可購數十至數百盧比不等，邇來以外匯高漲，尤爲有利，在平時不無小補，然值此抗建時期，前後方需用之壯丁甚多，尤以滇西鐵路公路等修築之需要更爲迫切，因招募甚難，乃施行徵調，加以徵兵實行後，人民之智識水準過低，故多相率潛逃，緬甸近在咫尺，出境又無限制，人工多一去不返，致過去有利之人工移動，反而變爲國家重大之損失，因此滇西路工及一切其他之經濟建設事業，人工缺乏，頗難迅速進行。按平時各縣，均爲田多人少之地；一般農戶，尙屬富庶

；自抗戰以來，因抽調壯丁，徵募工夫的影響，各地農戶皆感不敷分配；例如祿豐全縣共六千九百戶，截至二十八年底止，共抽去一千二百人，計約每五戶抽去一人，且抽去者多為有耕作經驗之農民，致使生產及農工，均受影響。又抽調壯丁之方法，未臻十分完善，由此農民之負擔，亦頗有增加，如保山縣北之鳳儀鎮，至二十九年一月止，已出兵役十六名，鎮內共有九百餘戶，所出之兵，每名須給予伙食費三十元，治裝費一百二十五元，每戶之負擔已達三元，農民之生計，因之頗感困難。但在此抗戰時期，人力物力，均應貢獻於政府，在戰時此種現象，乃為無可奈何之事，惟自行逃往外國之壯丁，實為國家之敗類，似應嚴格制止，以免減少抗建之力量。

（三）居民遷徙問題 滇西邊區，向以產烟著稱，馳名各地之『雲土』，即產於滇緬沿邊各地，種植罌粟所獲之益，常數倍於其他農作，即從事販運之商人，亦獲利甚豐。然鴉片之毒，舉世皆知，故政府乃厲行烟禁。滇中自限期禁種以來，頗著成效，惟鄰近沿邊之一般愚民，以大利所在，不肯放棄，多相率遷移，有移至沿邊半自治之土司地者，有移往滇緬邊地者，繼續種植，以收厚利。有初時沿邊夷方，因地曠人稀，歡迎外人移入，極盡提倡之能事，始則須全家移入，方得領地種烟，繼則非全寨戶口移入，不准入境；然不多時，夷方土司官及緬境土司地，忽感外來之人口若多，不但不能增加生產，且對土人之生計有所威脅；乃一變以往之態度，而禁止入境，但終因邊陲交錯，防不勝防，加以我方徵兵徵工之繁重，故相率潛逃前往種烟者，仍有加無已。結果邊民衝突時起，盜匪叢生，滇緬雙方因此而引起之政治糾紛日多，此與我國沿邊之一切政治設施及經濟建設亦不無影響。

（四）民族問題 滇緬沿邊，素稱夷方，居民多非漢族，沿邊夷民，向以種烟為生者為數頗多，如騰衝縣屬之野人山地，及瀾滄縣屬之班洪地，及南段未定界之葫蘆王地，種烟均甚熾。種者多為夷民，居班洪與葫蘆王地者為卡瓦人。滇邊之地勢與民族，與緬甸北境，大致相同，有不可分離之連繫，野人山之山頭人與緬北喀欽人，原為一族，且均受英人之軍訓（即所謂英緬之來福槍隊），現因我方突禁種烟，彼等感於生計之斷絕，故不聽命令，繼續種植，我方若以武力解

決，則恐引起反感，致夷民團結作不利於我國之政治運動。若置諸不問，則又有損我行政之主權，此正爲我國沿邊行政長官所躊躇不決之一大問題也。

(五)未定界地政治問題 滇緬沿邊，疆域毗連之遠不下數千里，且南北均有長大之未定界地，例如滇緬鐵路西段路線所經之孟定以下，須經戶板，始達滾弄而接緬境，戶板及其以東之葫蘆王地，同爲中英緬南段未定界地，該處雖經中英雙方數度之勘查，但迄未劃定。此未定界之地域，雖向爲我國藩屬之一部，且住民亦多願歸順，然因我方實力欠缺，大有鞭長莫及之勢，愛莫能助，坐令強鄰窺視，不能行使主權，殊爲可惜。此於滇緬沿邊之經濟啓發及治安之維持，關係尤密。且英人對此一隅，早已視爲所有，銳意經營，其工築路，維持治安，對民衆則不榨取，不壓迫，施以小惠，盡量優待，窺其用意，無非欲收買人心，供其驅使，且派兵深入，駐守各地，如爐房，班弄，班角，戶箕等地，均搭有營房堡壘，監視森嚴，其駐軍地點，侵入滾弄北已有百里之遙，而其經濟勢力擴展之地域，尚不止此。而我國置若無睹，且有默認之勢，太阿倒持，言之痛心！況未定界地，雖居邊荒，然對我西南邊陲國防上及滇緬鐵路交通上之關係，至深且鉅，早日設法恢復爲宜，斷不能遺諸他人；供其爲吞食之階梯，關心滇緬沿邊前途者，更不容忽視此問題也。

(六)貨幣問題 沿邊各地，因政治上之紊亂，及管理上之不統一，故市面上行使之貨幣，極爲複雜。如得靈境及順寧境之耿馬地，尚用半開銀幣，呼曰『花錢』。孟定、戶板一帶，花錢及盧比混合使用，及至戶板以南，則全用盧比。交易不便，折合困難，此貨幣不統一之現象，實爲沿邊貿易上之一大障礙，於沿邊之經濟建設上，影響亦鉅，此亦爲沿邊應注意重要問題之一。

(七)語言問題 沿邊居民複雜，語言不一，即滇緬內地，亦莫不如是，如彌渡，雲縣一帶，以土家，羅羅及苗人爲最多，再南至耿馬，孟定，戶板等地多爲擺夷，且擺夷區之山地上尚有山頭，栗蘇，木人，崩隆，卡瓦等，故在沿邊各地，每至街期，各族盛集，多至十數種，頗似民族之展覽大會。各族各有其語言，故甚爲複雜難解，因語言爲交際之媒介，於通商貿易上尤爲重要，現語言既不統一，不特有碍貿易，時起糾紛，且於整個沿邊之啓發上，關係亦大，此問題亦

應注意及之。是以爲便利沿邊之行政與啓發邊地之富源計，於我國大學之語文系中急應添設邊地夷語課程，於我國當前之需要，比之其他東西洋之各國語言，或尤過之。

(八) 國際政治問題 我國爲支持長期抗戰爭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故在萬分艱難中開發滇西富源，與修滇緬交通，然大部之建築器材，不能自給，須由外國輸入，其輸入之路線，過去不外越南與緬甸，故須依賴英法之協助，方能奏效。但各國爲其本身利害之關係，對我之態度時有變更。法國以往對滇緬間之經濟啓發與交通之修築，即不同情，因恐滇緬間之貿易關係與交通方法改進後，滇越貿易與貨運，爲其所奪，是以法方對叙昆鐵路材料之運輸，予以種種之便利，而於滇緬鐵路材料之運輸，則反加阻止，此因叙路能早日通車後，於滇越路貨運，可更趨有力之故，加以彼曾對滇越路施行數度轟炸，尤與法人以藉口。在歐戰未爆發前，滇緬鐵路所需材料之運輸，即無補益，後法國戰敗，越南因受日寇之壓迫，滇越貨運，全部停頓；致滇緬，叙昆兩路所需之材料及我國經滇越整個之對外運輸，遂告中斷，後因歐戰緊張，英國形勢孤立，無暇東顧，故亦曾對倭一度屈服，而斷我滇緬公路間之貨運三閱月（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於我滇緬鐵路之築上及整個對外之關係上不無影響。由此可証，藉列強之援助啓發後方富源與發展對外之交通等甚不可靠。故處此無可奈何之境，除自力更生外，滇西的富源與對外的交通恐無利用維持之希望。

(九) 走私問題 滇緬沿邊，綿亘數千里，地勢錯綜，交通路線繁多，通商官路雖由騰衝海關明令指定，限於騰衝經牛圈河，至密支那。或由騰衝經蠻允，至八莫。或由龍陵經勐町至臘戍。或由南傘通麻栗壩。或由孟定經滾弄至臘戍。且於各路要隘，設有關卡，以維正常貿易。惟往來貿易繞道走私者仍盛。據海關人言：「緝私雖嚴，但滇緬沿邊走私之貿易數額約佔總貿易數額百分之五」。爲數不爲不鉅。按走私原因，固爲避免關稅，而其主要之原因，乃爲偷避消費稅，因消費稅較關稅爲重。關稅乃保護本國工商業發展之壁壘，且爲國家主要稅收之一種，如常任其散漫不獨影響國家之稅收，亦妨碍工商業之進展，望有關當局，注意及之。

(十)地名問題 我國邊地，因地名之不劃一，致引起之國際糾紛頗多。中英滇緬未定界地，即因孔明山與公明山及高黎貢山與高良工山等地名上之爭執而引起，似此情形者，多至不勝枚舉，查諸重複之地名，多因民族遷移所發生，且地名相同，而距離有達四百公里者，如雲縣之孟浪（現改為茂蘭）與得黨之孟浪（現改為明浪）相距二百公里。於滇緬鐵路西段所經之處，因民族複雜，且又遷移不定，故地名之重複混亂尤多。此種現象，在沿邊未定界地方，更易引起國際之誤會與糾紛。如孟定東二十二公里與班洪交界有一寨子名南澗，此外在彌渡南四十公里亦有寨子名南澗，兩地相距四百公里。再滇緬鐵路之終點，有指為南大者，有指為蘇達者，且又稱南大，蘇達為一地者，含混不清，莫知所指。殊不知南大位戶板東北高山上，拔海一千七百餘公尺，而蘇達乃居戶板壩中，拔海在五百公尺以下，兩地相距二十公里。凡此八地名之混亂與不劃一，我如置之不理，則恐又貽英人將來侵佔之藉口，故此種劃一地名，明定疆域之工作，確為刻不容緩之急務。

（張印堂教授在聯大雲南同學會講）

粵北山排住民（僮）之探討

胡 耐 安

粵北各縣之山排住民，古有僮之稱，今則僅已漢化或土化，不復可辨。然亦有謂陽山縣屬者爲僮。（讀如僮改作侗）或謂過山排即侗。但吾人於連陽三屬之山排住民，（連縣連山陽山）直統稱之曰排。其在乳源、樂昌、仁化、始興、曲江、諸縣者，亦渾而合之曰排。在曲江者，或別稱之曰仲家，（仲，史籍作种，屬夷之一種）或亦謂爲僮家（僮讀如鐘）仲僮音雖類似，但究其氏族，則相去逕庭矣。

連陽三屬稱排之聚居地。所謂八大排者，即指連縣屬之油嶺排，行祥排，（今稱南江排）橫坑排，與連山縣屬之軍寮排，馬箭排，里八峒排，火燒坪排，（今簡稱火燒排）大平嶺排，陽山縣屬之各排不與焉。惟以時代變遷，昔之號稱八大排者，如橫坑排、馬箭排、里八峒排，已非復當年之昌盛。而新興之排，如三排，已凌駕於各大排之上。如牛露水，亦已日見昌盛。但一民之於八大排，仍復有其宗派之追尋。大排之下有小排，有冲或寨，各有所宗。其在連縣屬者稱外三排，在連山縣屬者稱內五排。

粵北之山排住民，究其所自。考諸載籍，據隋書地理志：

長沙郡雜有夷獞，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名。其男子著白布褲衫，無巾袴。女子青布衫，斑布裙。皆無鞋屨。婚嫁以鐵鉗鐸爲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潯陽、衡山、熙平皆同然。（按：隋熙平郡即今之連陽

三屬)

此爲「僜」之初見於史乘者，據廣東通志：『僜本梁瓠種，由楚省蔓延粵之新寧、增城、曲江、樂昌、乳源、東安、連州等七州縣。』據連州志：『僜本梁瓠種，達湖廣，溪峒間，卽古長沙黔中五溪蠻也。其後生息繁衍，南接兩廣，右引巴蜀，縣亘數千里。在連者爲八排，峒，崇山峻嶺，錯處其間。連州屬三排，曰油壩、行祥、橫坑。連山縣屬五排，曰軍寮、馬箭、里八峒、火燒坪、大章嶺。八排勢相毗連，外屬有二十四小排，悉八排支派，連家二百餘里。其人椎髻跣足，衣斑斕布帛。男女以綠朱鷄毛置髻鬢間，謂爲美觀。婚配以歌聲倡和爲喜，度衣帶長短爲定。婦人以黃蠟膠髮，融結成板，名頂板。諸性皆驕悍，重然諾，畏鬼神，喜讐殺。又能忍饑行鬥，左懸長刀，右負大弩，手持長槍，上下山險若飛。戰一弩一槍相輔而前，執槍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側刀而射，敵或冒刀逼之，槍無所施，釋弩取刀，奮擊以殺。度險，則整其行列，去遁去，必有伏弩。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蹤，使頑木不仁，故能履炎棘不傷，僜僜若野獸然。宋紹興間，（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六一）有州人廖姓（順）仕粵西，攜僜僕男婦十餘人歸連，遣入山谷耕種。厥後丁口蕃息，分爲八大排，二十四小排，近增至五十餘小排，然皆八排支派，狠戾驕悍，向爲三連之害。』據連山縣志：『連山古無僜，宋淳熙中，（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九）有連州人廖順者，仕廣西提刑，歸攜僜僕十餘人，散居油壩橫坑間。其後生息蕃滋，蔓延連山，共計八大排，五小排，一百三十餘小冲。在連山者：五大排，三小排，七十二小冲，人口約六萬餘。其族椎結徒跣，男穿耳帶環，以五色鷄毛飾髻。女袒胸戴白犢角巾者曰排僜，以三角薄板繫髻上者曰帶板僜，髻上帶長簪一枝者曰帶箭僜。板僜箭僜，居黃南龍尾諸冲，善良守法。排僜則好鬥嗜酒，喜則人，怒則獸，自明以來，嘗爲邑人患。明崇禎（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三）及清康熙（西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一）道光（西元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光緒（西元一八七五——一九〇八）間，屢頒大兵進討，然後綏靖。入民國以來，諱守法紀，納稅以時，赴墟不擾，與邑民有交涉，則奔縣求申理，俗遵裁斷，民僜可謂相安矣。顧負險族居，自爲風氣，與談公益則不顧，招以教育則不就，臻臻狂狷，情形蓋猶昔也。』

」。陽山縣志又曰：「居高界，鹿薈、石羊、石磴、新岡、竹山尾等山，不巾不履，男以綠朱鷄毛簪鬢間。婚姻以歌唱相悅，度衣帶長短爲定。其人耐寒暑，善走險，精樂弩，慣捕獵，重然諾，畏鬼神。婦人以黃蠟膠髮結成爲板，名頂板僑。其外洞人與漢人雜居，間有業儒列膠座者。又有老鴉坑僑，原土著人，以效僑所爲，故亦曰僑。僑居白芒、相坑、等山，本廣西狼兵，明天順間（西元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奉調征剿，遂於此生聚，然皆散處洞谷。衣絨繡，無巾履，出入佩刀，相接以扼頸勒脇爲敬。男女涉水，以男由下行爲知禮。少女甘妻老夫，子多出爲贅婿」。

右據各志，以連山縣志爲最新鐫。（鐫於民國十七年）若夫僑僮之辨，則曰：山居爲峒，居爲僮。（連州舊志）

僮性質粗悍，露項跣足，花衣短裙，烏言夷面，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峒，後稍入廣西右江等縣。佃耕荒地，聚積稍多，因逼挾田主，佔據鄉落，遂蔓延入廣東省。其初來尙以聽招爲名，佃田納租。種類與僑人不同，時相仇殺。故有司及管田之家，頗賴其力以捍僑，僑後衆聚勢強，爲患則與僑等。連州無僮，惟陽山連山二縣有之。（連州志）

至過山僑之稱：過山僑者，居無定址，視山坡有地可墾，即率妻孥爲紀結茅住之。雖勤耕作，亦濫費用。男女衣服，飲食較清潔。耕作餘閒，則結隊游歷，尋得佳勝處，又徙宅從之矣，故曰過山僑。（連山縣志）

更有所謂真僑、膠僑，主僑，客僑之分：盤姓爲真僑，異姓爲膠僑。土居爲主僑，瓦舍爲客僑。真僑馴，榮僑詐。主僑富，客僑貧。（連州舊志）

詢諸僑民自身，可歸納爲下列諸說：（一）該排唐郭二姓，係來自湖南道州。（大掌嶺排）（二）該排唐姓始祖唐四公之父，原爲湖南道州人，以受族人殺人之累，被驅逐，流至連州。於艱苦流蕩之生活中，成家立業，生子三。但仍攜長幼二子歸湖南，僅次子留連州，次子即遷油嶺始祖唐四公也。唐四公先在連州賣菜餬口，繼至三江關園種菜，終於發見油嶺，遂家焉。（油嶺排唐姓）（三）該排係由廖姓貴人，自廣西攜帶來連州。（油嶺排）（四）該排等，係由廣西遷來。（上洞排白芒排）（五）該排之祖先，係由湖南經樂昌移家陽山。（菜坑排）